

商人王大兴在老家塔山风景区建了座漂亮的农庄,起了个名字——园田居。园田居落成时,王大兴倒剪着手外走了一遭。院墙黄土夯成,门是柴门,铁丝固定,两头的木槎参差不齐。院中一叠石磨,东墙根一个灶台,南墙角一处鸡窝。房子蓝砖灰瓦,木梁木檩条,住进去,能嗅到木的馨香。王大兴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。这时,他的眼前闪过儿时的情景,忽然觉得还应该增加点什么。那东西以前并不金贵,家家户户都有,就随便地摆在院子的什么地方。它是什么呢?他想到了——捶布石。

那块石头,其实在王大兴心里横了二十多年,令王大兴寝食难安。那石头呈藏青色,光滑温润,约尺把高,两尺宽,中间夹杂着团团白色的絮纹,像云,像棉。大约是常年捶打磨洗的缘故,石头的中间部分微微凹成弧形。这是一块捶布石。过去,它躺在老家院门口的槐树底下。那石头据说是王大兴奶奶的曾祖传下来的,传了七八代人,足足二百年历史。



椒水堂 陆昱华

小时候,王大兴经常用石笔在上面画画,写拼音,练字,倚着树

干坐在上面读书,或者蹲在一旁看母亲在上面浆洗衣服。家里的日子虽然贫寒,母亲却是个十分讲究的人呢!一家的粗布衣服洗好以后,母亲必然搬起玉米糝汤灌了,搭到晾衣绳上晒至半干,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,放到捶布石上用木棒槌一下一下地捶打。衣服在棒槌的击打下,发出蓬蓬的钝响。捶平

● 小小说

捶布石

吴培利

那时,劳作中的母亲会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王大兴逗乐:“兴儿!长大了待谁好呀?”“待妈好!”每一回,王大兴都欢快地说,每一回,王大兴都会看见母亲脸上舒心的笑容。不知不觉中,母亲轻扬的手臂,从光滑圆润到松弛到筋脉毕露,母亲好看的腰身,从柔软修长到僵硬臃肿,母亲被时光捶打成一个老太太了。

王大兴的父亲过世早。王大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修房盖屋,兄弟成家,哪样都离不开王大兴张罗。矛盾是在兄弟分家时积下的。母亲自做主张把王大兴出钱又出力盖起的平房划到了老三名下,把稍次一点的瓦房和存款分给了老二。王大兴分得的所谓财产只有一块捶布石。原因只因为王大兴比两个弟弟能干。

那石头尽管被几代人像传家宝一样滑稽地传承下来,但石头毕竟是石头,即使传递了一千年,它还是一块石头,不会变成黄金白银,不会变成玛瑙翡翠翡翠玉石,换不来钱,盖不成房子,买不了粮食。王大兴的老婆气得寻死觅活,王大兴当即找来一把大铁锤,把捶布石敲成碎块,跌跌撞撞地投奔了城市。

二十年中,王大兴凭着自个的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,一点一点地触摸着城市,征服着城市,虽然算不上富甲一方,但腰包实实在在地鼓了,在家乡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富起来的王大兴,虽然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办了不少好事,也没少帮衬两个弟弟,可他对母亲的感情,始终疙疙瘩瘩的,只剩下一点金钱维系的赡养关系了。

在塔山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,河床之间,到处都是石头,藏青色,赭红色,方的,圆的,各种各样。寻找捶布石的王大兴带着他的两个伙伴,寻找了半个月,始终没有找到一块中意的。

这天,他们来到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大槐树村。村口立着一棵足够两三个人合抱的古槐。王大兴看到,槐树下,小马上,坐着一个鹤发童颜的老妈妈,在一块石头上捣衣。衣服是干的,既没有湿水,也没有沾米浆。老妈妈手中高高扬起,又轻轻落下,发出细弱的梆梆声,一声一声落在王大兴的心坎上。老妈妈的嘴里念叨着:“老大,还恨我吗?你爹去世早,你是你们弟兄三个中本事最大的,妈觉得什么事都难不倒你……”

王大兴腿一软,扑通跪在了地上:“妈!不肖儿回来了!”这时,王大兴的两个伙伴,急忙把他搀住:“老王,你看到什么啦?是不是想伯母想疯了?伯母坟上的草恐怕都能埋住人了!”

王大兴的眼泪下来了:“我听见了我妈的声音。”再定睛看时,捣衣的老妈妈不见了,一块青石摆在老槐树下,尺把厚,两尺长,表面光滑,中间微弧,团团絮纹一朵一样洁白。王大兴如获至宝。

自从母亲去世以后,王大兴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,差不多五年矣!大槐树下的母亲捣衣的幻觉,正是他的一个梦境。这天晚上,王大兴破天荒地睡了一个好觉。

《爱有来生》讲述的是一个老套又悲凉的爱情故事,所幸这是一部很懂得节制的电影,它并没有像琼瑶的小说那样浓烈地表达爱情,也没有像《蓝色生死恋》之类的韩剧那样执著地催泪。看完《爱有来生》,就如你偶遇了一个悲苦美丽的少女,你看见她慢慢地掀开神秘的面纱,轻轻擦去脸上的两行清泪,她用她忧伤的眼睛扫了你一眼后轻轻地转身离开了,只给你留下一个孤单的背影。如此简单而短暂的一次偶遇,却在你的心里烙下了永远的伤口,每每想起她,都会让你的嘴里涌起一种悲苦的味道。

影视谈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华亦心

他们的相遇,原本是阿九的早有预谋的圈套,阿九等到了自投罗网的阿明。可是,爱情多么奇妙,因为被爱,她自己意外地坠入了阿明的情网,再也无法抽身。其实,对一个女人而言,无论多大的仇恨都始终敌不过这个:一个男人的真心。阿明的抢掠,强占,她能够报以绝对的冷漠,可是,阿明的痴缠,执着,爱怜,柔情,真心,她却再也无法淡然,她失控了。有时,爱或不爱并不能由我们自己控制。一次有预谋的圈套,却把自己套入了万劫不复的情网;一次爱情的抢

夺,抢来的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和灭门的惨剧。冥冥中似乎真有天意,早已安排好了各自的结局。因为欺骗,她不得不用生命来证明她的爱情;因为强求,他在死后都无法放弃一个来生的约定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等待,他只是等待,为了在来生给她今生没有给她的幸福,他一等就是五十年,我不知道,对于一个鬼而言,五十年是不是很长,我也不知道鬼是不是会感到心酸和孤单。

我不敢去想,阿明五十年苦等,只是明白了这么一个狗P的道理,说那么几句矫情的话,这真让人悲愤。我宁愿相信他最终明白了,他等的那个不会出现的阿九,她不是阿九,她是小玉,她有她的生活,她的生命里再也没有了他的位置。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?生命消亡了,再也没有什么爱可以重来。我开始落泪,为了阿明最后那个令人心碎的眼神,为了他眼中慢慢涌上的泪花,为了他蓦然低头间的苦痛,为了他最后滴落的泪水……



新疆风光 王国强 摄影

事实上,一个人在中午消耗的能量和晚上消耗的并无差别。减肥成功或体型保持良好的人都不太会在晚上吃很多,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在白天已经获得了必要的热量。所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,他们要么根本就没有吃东西的念头,要么会尽力克制。无论何种情况,总之他们热量的收支是平衡的。

事实上,一个人在中午消耗的能量和晚上消耗的并无差别。减肥成功或体型保持良好的人都不太会在晚上吃很多,因为通常情况下他们在白天已经获得了必要的热量。所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,他们要么根本就没有吃东西的念头,要么会尽力克制。无论何种情况,总之他们热量的收支是平衡的。

大多数人知道,严格的节食者在晚上睡觉前是绝对不会挨近食物的,因为他们认为晚上吃的东西必定会“物超所值”。

● 养生堂

晚上吃东西就会长胖吗

安那海德·奥康纳

研究者对受试者进行密切随访,这些受试者答应在坚持仔细记录饮食和运动习惯的数周内,决不漏掉任何能量消耗的记录,在此期间他们要完全改变自己旧有吃东西的习惯。但受试者自己记的食物和运动日记并不是非常准确。尝试过节食的人都知道,要一笔一笔地计算家中饭菜和钟爱的零食所带来的热量,不仅是个宏大的工程,还会让自己很有负罪感。

但数项动物试验,包括2003年在俄勒冈卫生和科学大学对上述理论进行的研究,发现夜间摄入的热量并不比白天摄入的更容易让人发胖。俄勒冈州的研究人员对几只猴子进行了观察,他们在一天中的不同时候给这些猴子喂食精确称量的食物。结果显示,只要每天摄入的热量和消耗的抵消,那么即使主要在晚上吃东西,也不会增加体重。纽约大学亨特学院营养学副教授阿林·斯巴克指出:“想要保持身材,最重要在于热量的收支平衡。”



雪融图 张守剑

《滇省夷人图说 滇省舆地图说》是以五亿像素“原色原大”标准,高仿真限量出品的珍贵文本,借以加强边疆地区政治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、地理学的基础性研究。

● 新书架

《滇省夷人图说 滇省舆地图说》

黄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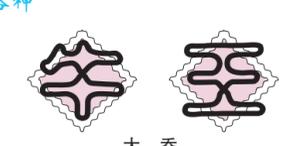
同时打造传世精品珍作,传承中华璀璨文明。人类在以现代科技留存图像之前,由人工绘制图册是记录当时民族形象及生产生活习惯的重要手段。在清代众多民族图册中,“滇夷图”独具一格,自成一体,其中声誉最高、影响最大的一种是《伯麟图说》。伯麟(1747-1824)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,曾奉旨上绘制滇省夷人图册。然而,近代以来

《伯麟图说》真面目不为世人所知,被视为“佚书”。近几年来,研究者发现《伯麟图说》有多种传本存世,而此次出版的《滇省夷人图说 滇省

生活表征图像的珍贵文本,充分展现了清代中期云南的民族分布及文化习俗、风土人情等生动情景,如实记录了清政府处理云南民族关系的重大举

措,是研究民族史、民族学以及清代云南政治、军事、地理、经济、艺术等诸多领域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。图绘中留存的各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,亦是今日我们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依据。今天,解读这些珍贵图像符号自身并阐释其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,有着重要的历史学、民族学以及边疆学的宝贵价值。

牛王是我国民间崇拜的俗神之一,也叫牛神、牛王菩萨。关于他的渊源,说法不一。一说他是秦代的一棵大树所化,一说是孔子的弟子冉伯牛,一说是汉代的渤海太守龚遂为牛王大帝……更具人情味的是天官诸神之一的牛王菩萨。据传:古代农耕无牛,农人怨愤,玉皇大帝即派牛王菩萨下界,传旨三日一餐。牛王菩萨体谅民间疾苦,改传圣旨一日三餐,激怒玉帝,贬其下凡。牛王菩萨即请求转生变牛,为百姓拉犁。牛王主要为农民所奉祀,其他



大乔

病。旧时人们所奉祀的牛王大多是牛首人身,后来也有画神化的牛的。至于画人为神的,其人即为冉伯牛,并有牛王庙供其塑像。俗说牛王的诞辰是农历十月初一(一说

是六月初八、八月十五)。清人李调元《新搜神记·神考》“牛王”条说:“今人多于十月初一是相率祭牛王。牛于农家有功,以根本也。……按《大玉匣记》:牛王生在于七月二十五日,今用十月初一者,以七月农方收获,故相沿改期,以便民也。”届时,民间多举行牛王会,纪念、享祀牛王,并且对耕牛给予优厚的礼遇。此外,民间又称七月初七为“牛生日”,届时会有一些的活动。这种习俗显然和牛女故事中的牛郎有关。

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父亲曾两次被日本人抓进监狱,第一次是在1941年12月30日被捕,于1942年4月被释放。那一次,抓他的是汉奸,不是日本特高科。他第二次入狱是直接被日本人抓去,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,从1943年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。在他两次进监狱的这四年中,我曾不计其数地去监狱给他送饭、送衣服。

这么多次为父亲送饭送衣,我只获准见到他一次,还是在他快要结束监禁的时候。那次母亲陪我去,带我进了监狱。接待处在一条很长很黑的走廊尽头。父亲还没出现,我们就先听到他的手铐脚镣声。他瘦得不成人样。我们想安慰他几句,他却打断我们说:“都在预料之中。”探望最多也就半个小时。犯人们不能用自己的名字,每个人有一个号码。我至死都会记得我父亲的号码:770。

我父亲在日本人投降前两个星期被释放。他回家时他的所有亲戚朋友都热情地欢迎他。他飞到重庆,在那里,我爷爷创办的《大公报》对他作了专门报道。他一夜之间成了大英雄。他回北京后,国民政府委任他做北京市教育局局长。我父亲每每讲到他被监禁的生活,总是很幽默。

有一天他对我说:“你能否解答这个问题,如果你戴着脚镣,中间有链子连着,你怎样穿裤子,脱裤子?”这确实是个难题。我思考之后猜出来了。“是夏天还是冬天?”我问他。“你猜出来了,是夏天。”他答道。我就给他讲了我的做法。他对我笑笑说:“对啦。”

我猜诸位现在一定想知道是怎样个操作法。夏天的衣服薄。在脚腕儿和膝盖之间有那么一条缝,把整条裤子一点一点拉上去,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套到另一条腿上。冬天不行,因为冬天裤子厚,又有夹层。我找到了答案是因为我为父亲送衣服,其中有棉裤,是从外面扣的,穿起来方便。

父亲出狱不久,我考上了清华大学。平津战役期间,国民政府安排父亲上飞机去了台湾。我们从未得到过正式通知我父亲去了台湾,可我们知道。那是1948年年底,我们当时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和谈,没几个月我们家就能团圆了。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到过爸爸。

国民党在台湾一直提防那些他们最后一刻“解救”出去的学者。这些人中大多数并不真心想去。他们当中有几个最终回到了大陆。可对我父亲那样身居要职的人看得很严。父亲当时是台大外文系主任。

最后一次见到父亲,是我从学校回家,我们一起吃的早餐。当时我十九岁,年轻气盛。爸爸告诉我他接到了中共地下党的一封信,敦促他留在北平。许多有名望的人都接到了这样的信。

他给我看了那封信。我说:“这就对了!”意思是说他应该留下来和共产党合作。

我父亲忧心忡忡,说:“那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?”不管怎么说,我相信父亲本意是要留下来的。事实上,那天谈话结束时,他答应他会留下来。我并不是说他很明确地表示要离开国民政



水流云在 英若诚自传 作者 英若诚

府,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信仰。他可能觉得在新社会,他仍旧可以继续教书做教授。

有人说我父亲选择逃到台湾,也有人说是被裹挟去的。我无法判定这两种说法哪个正确,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想过永远和家人分离。

我不会忘记1941年12月30日,我父亲第一次被捕。我当时十二岁,在天津圣路易中学住校读书,回家过圣诞节假期。

我母亲是位坚强、镇定的女性。我父亲被抓走后,她对我说:“我只担心一件事。所有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夹在你父亲书房的一本书里。他们还没找到,我知道在哪里。”

中国老式的书的书页对折后装订,所以每两页中间有一个夹层。那张名单就夹在夹层的夹页里。那名单就夹在夹层的夹页里。那名单就夹在夹层的夹页里。

“得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那名单找到。”我母亲对我说。

“娘,让我来。”我说。父亲书房的门被来抓他的人贴上了封条,上面写着正式查封的年、月、日。我们不能开封条,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。

我用水把封条弄湿了,一点,让它松开。母亲始终在边上,看着院子放风。我找到了那本书,那张名单就夹在里面。我拿出来交给母亲,然后又小心地把封条粘到门上抚平。

父亲第二次被捕时,我在寄宿学校,所以没有亲眼见到。我在天津上的寄宿学校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办的。我因为大胆不羁的行为被北平的中学开除,我父亲只得送我去天津的学校。巧的是,我父亲十二岁时,也被他父亲送去就读寄宿学校,去了欧洲,二十

多岁才回国。我父亲开始在比利时,然后去了法国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去了爱尔兰,然后从那里去了伦敦。尽管他在英国住了很长时间,后来又成了英文教授,父亲却始终坚持他的法文要比英文好。

在伦敦期间,他上的是伦敦经济学院,学业上很出色。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听说他的辉煌业绩,英国的注册考试考了第一名。二十岁的时候他在海外华人中已经很出名,不仅是因为他是《大公报》老板兼主编的儿子,也因为他本身的努力和出色。

1920年,父亲终于经海路回国。他是我祖父的嫡子,是被我祖父命回家成家的。我祖父很以自己的开明观念自豪,但当时父母为孩子安排婚事却还是正统的做法。尽管我父亲在欧洲生活过,也在那里结识了其他女孩子,他还是回国和父母之命。

我祖父和外祖父当时都住在天津,是过从甚密的朋友。他们的妻子各自怀孕时,就约定说:“如果我们一个生一子,一个生女,就让他们成婚。”他们都是——一诺千金的人。我外祖父蔡儒楷是天津大学的创办者,当时叫北洋大学。尽管他本人没有受过多少新式教育。民国初年袁世凯组阁时,他被指定做教育部部长。这之前他是山东省省长。母亲告诉我,我外祖父可谓妻妾成群。他五十三岁去世时,每房每室都分到了不少财产。我经常遇到有人宣称是我的表亲。我外祖父有几个儿子,和我的外祖母只有一个孩子,就是我母亲蔡葆真。

连载

“爱西不行了,下面该轮到咱们中校。只是,你去了深圳可别忘了我们。”正当他们这么聊着,局里的詹总打来电话,让夏琳马上去一趟。外面风和日丽,夏琳来到詹总办公室,正看到熊苍林和徐飞往外走,夏琳注意到,徐飞首次向她礼貌地点了点头。

进到办公室,詹总慈祥地朝她笑了笑,“来乌州就要一年了吧?不容易呀!”

“哪里,就是老在瞎忙,没有为乌州做点实事。”“别急,机会总是有的嘛。”詹总停顿了一下,仿佛在挑选说话的字眼,“部里今年刚下了文件,要切实加大对国产数字交换机的扶持力度,咱们乌州局嘛,得认真执行这个政策。不是吗?所以呢,乌州的订单决定由恒佳和天赛两家供货。你马上通知你们的崔总,后天上午来我这儿,咱们三家开个订货会。”

好消息来得那么痛快、干脆。她的心顿时怦怦直跳,整个人简直想蹦起来“噢耶”一番,但职业素养让她冷静下来,又盯着詹总问了句:“开完订货会就签约吗?”

“那当然!这事已经拖得太久了。”詹总扶了扶眼镜,又吩咐道,“你让崔总来之前,最好先查查库存,我们这儿要货要得急。”夏琳出了电信局,觉得满心满肺膨胀着激动,她马上拨通了崔大伟的电话。

“崔总,乌州局让您后天上午过来签约。”夏琳尽量用平稳的口吻通报着这一好消息。“哈哈,太好了!小夏你真棒!”崔大伟热烈地赞扬道。

挂断电话,夏琳的心情已经不足用兴奋两个字来形容了。乌州的订单终于拿到,自己回深圳也有了确切的消息,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?要不是有遗憾,就是没遇到心仪的对象了。不过谈恋爱这东西,讲求的缘分,没准自己回深圳了,就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呢。正东想西想间,手机铃声响了。她拿起电话一看,居然是武锐锋。“你好小夏,听说你乌州局的单子又起死回生了。”

“啊?这么快你就知道了呀。”夏琳觉得心里像抹了蜜,甜美极了。

“应该好好祝贺呀。”武锐锋高兴地说。夏琳并不知道武锐锋第一次给自己打电话用了多大的勇气。

“当然当然,嗯……”夏琳正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,武锐锋终于把压在心底的话说了出来:“你什么时候回深圳的话,我请你吃饭。”

“请我吃饭?好好呀。”听到武锐锋要请自己的话,夏琳心里竟莫名其妙地生出几分期盼。“谢谢武总,其实应该我请你的,要没有你研发的光网,这个项目也走不到今天。”夏琳由衷地感谢道。

“呵呵,你忘了我在天山说的那番话吗?能给别人带去快乐,就是我的幸福呀。”听了这话,夏琳心头又是一热,她不禁想,也许,武锐锋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“潜在订单”?